

阴阳绝命卦

上册

青云名著



沈阳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狂风暴雨劫宝天	(1)
第二章	藏宝招灾震江湖	(23)
第三章	人为宝死 兽为食亡	(57)
第四章	树中怪人授奇功	(91)
第五章	飞羽震翅十六翻	(125)
第六章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159)
第七章	宝衣换人计中计	(193)
第八章	鲤跃龙门争宝战	(227)
第九章	半路救皇刀下留人	(261)
第十章	终日打雁 反被雁啄	(297)
第十一章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333)
第十二章	虎落平阳被犬欺	(367)
第十三章	匠心独运 造物之奇	(401)
第十四章	宝物从来归缘人	(433)
第十五章	鹬蚌相争 渔人得利	(435)
第十六章	太岁头上动土找死	(469)
第十七章	武林泰斗明日之星	(531)
尾声		(561)

第一章 狂风暴雨劫宝天

阴阳旗——这是一阴一阳，两面人人梦寐以求，覬覦渴望，千方百计，欲谋据为己有的旗子。

两面旗子制作形式、质料、装饰，俱都相同，均一样的作斜三角形，宽只三寸，长也不过五六寸，宛似玩物般精细小巧。

旗面皆作玄黄之色，质地细腻柔软，似丝非丝，不知何物所作成，旗杆长约五寸，为纯金所打造。

顶端各嵌一粒黄豆般珠子，珠子体积虽小，但由其夺目的光华，一望可知，必是价值连城的珍宝。

两旗唯一相异之点，乃是旗上图样。

阴旗上以漆黑精丝，织着一张狂飚怒号图，细看之下，又宛似一只凶狠猛虎，张牙舞爪，作势欲噬的形状。

阳旗上，虽然也以同样精丝，织着一张图，但这张图却只是一片卷曲畸形，疏密不一，浓淡相间的乱云分布图，不过详看之下，也可发觉这乱云图，竟好像一条怒龙，正欲兴风作浪之势。

旗以阴、阳为名，显得别致，不知两旗出处来历之人，最多亦只以为此两旗之图、名，大概是偶意风虎云龙而已。

绝少人会注意到，或许那两幅类虎似龙的阴阳图，会隐藏着另一桩隐秘，一件震惊武林的隐秘。

要知大千世界，茫茫人海，奇珍异宝之多，亘如恒河沙数，不胜算计，阴阳两旗在整个天地间，也不过是如沧海之一粟般渺而已。

然则，何以阴阳旗竟然会是人人梦寐以求，而想竭精呕血，千方百计的欲想据为己有呢？

关键并不在于那特制的旗帜，纯金的旗杆，以及珍贵的汗尖明珠，而是在于这阴阳两旗上，隐藏着一项秘密，这秘密更关系于武林盛衰，正邪存亡。

只是这旗上的秘密是什么？却是无人可知，甚至于两旗形状的起初性如何？也绝少人识得。

道听途说，穿凿附会，人们只传闻这阴阳两旗，隐藏着一张埋宝地图，埋宝处有惊人的财富，也有惊人的神奇武技秘笈。

财宝对于武林人之诱惑并不大，只有那传说中的神技秘笈，才是江湖人舍命争夺的目标。

不过，阴阳旗的传说已有数百年，数百年来除了那阳旗犹闻或有所闻之外，却从未有人看到与阳旗一体的阴旗（当然那阴旗旗主一家是例外）。

但尽管阳旗的痕迹是那么渺茫，有如大海捞针，尽管绝少绝少有见过两旗，但却无法减少人们渴想得之的欲望，与乎煞费苦心的追寻。

直至十年前，这两面被人们热盼渴想，但却渺茫不知

旗踪何处的宝物出世了。不过，也只单是那断断续续时隐时现的阳旗而已，并非两旗同出。

这无异是苦旱中的甘霖，人们兴奋了，不只是兴奋，简直疯狂了。

于是不分正邪好恶，无论黑白两道，都四方探查搜寻，欲找那阳旗出处。

然而，当人们熙熙攘攘，如蝇附毡地搜寻以后，虽有人知道那阳旗之踪迹，却又不禁灰心与失望。

因为，那阳旗旗主不但是个行踪飘忽之人，而且也是个武功极其特殊的奇人，就算能碰到他，却也无法胜他，则怎能获得他怀中的“阳旗”呢！

不少人知难却步了，不少人泯念屏贪了。

但是，千方百计、竭尽心机，欲想谋夺者，为数仍然不少。

随着这些人的追踪苦寻，计取硬夺，不但丧失了不少人的性命，而且时间也随着一年、两年、三年……如飞逝去，转眼十年。

十年，这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的日子，宇宙间不知起了多少次变幻，武林中也不知发生过多少风风雨雨的大小灾劫，而武林人物，更是老退少茁，此起彼落，不知经过多少次新陈代谢。

但，武林百事万物，虽经常变幻，却有一样未变，那就是“夺旗得宝”的欲望，始终未变。

因此，一如往昔那样，这被天下武人认为至宝奇珍的

日月两旗，却始终是祸劫之源般不祥，不但导生了往昔无数灾祸，也隐伏了今后一场浩大的杀劫……

入晚。

甫坠的金乌余霞，照映得西天边际彩霞灿烂，五光十色，艳丽无边，正是夕阳无限好的黄昏。

不料，从东南方突然卷来了一片浓黯的乌云，转眼间，大地昏黑无光，沉甸黯淡。

紧跟着狂风四起，雷电交加，不一会儿大雨已经倾盆而下，刹那间大地几成泽国，声势惊人。

天！既有不测风云，人！又岂无旦夕祸患？

狂风、暴雨、骤雷、惊电，越来越烈，也越来越大！

这种情景，真令人有“天地将变，宇宙欲灭”的惊恐。

而此“世纪末的情景”，人们虽紧闭在家中躲藏，犹觉神惶心悸，直欲窒息。

遑论有人敢外出了，虽是平坦街径、康庄大道此刻也是人影绝迹，牲畜不见，一片死寂，只有那风狂雨暴而已。

然而，宇宙之大，真是光怪陆离，总有出人意表，令人不可思议的奇事发生。

这种人们躲藏犹恐不及的天气，不但出奇地有人敢出在屋外，而且竟在崎岖蜿蜒的山道上行走，你说这些不是

匪夷所思，怪中之怪吗？

要知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之下，就是康庄大道亦必因狂飚怒卷，骤雨狠打而致无法举步，更遑论是登峰爬山了。

因此，这些人不但身份不平凡，而且行动亦不平凡，若非有不得已的立场，则必有奸诡的阴谋企图。

于这种人们深藏犹恐不及的狂风暴雨夜，攀登此以奇突险峻闻名的万洋山者，竟有三个人。

这三个行踪奇突的夜行人，均是浑身劲装，在狂风暴雨里冒雨上爬。

这种怪石嵯峨，地形险峻的山岭，若非身手卓绝之人，就是天气晴朗的大白天，也无法攀援得上，别说是风狂雨暴的夜晚之时了。

无可否认，这三个夜行人必然是深谙武学的顶尖高手。

赣西万洋山，虽讲灵奇不及宇内五岳，论险峻远逊蛮南群山，但却也是以险峻闻名湘、赣两省的山峰，其山上之多绝崖、多峭壁，自不待烦言。

而这在狂风暴雨深夜，登峰的三个夜行人，竟不从有径可上的前山登峰，却由峭壁千寻，怪石突兀，微一失慎，就必跌个粉身碎骨，尸首无存的山背攀升。

此种在狂风暴雨之夜，攀登之险峻绝伦的峭壁，那情景之惊险，攀升之困难，自可想象而知。

三人此举显然是豁出生命，拚着不惜一死，那么无疑

的，这件事必是关系着他们切身的要事，不然也必是生平最大诱惑的事物。

三个人虽具至佳无上的武功，若在平日，这峭壁再峻险、再溜滑，以他们之所学，也必可履险如夷，随心所欲。

然而倾盆的大雨，劲急的狂飚，所具的威势，真是雷霆万钧、地动山摇，直可摧枯拉朽，毁屋倒树。

尤其三人是由下而上，在那急剧下泻的暴雨与横扫的狂风下，两受夹击，不只无法施出纵跃功夫，就连攀援也是吃力异常，真是咬紧牙关，竭尽全身真力，勉强上爬的。因此，其上升的速度，慢如蜗牛。

三人真有无比的毅力，与无比的恒心，在狂风暴雨夹击下，一攀一停，吃尽不少惊险，流尽不少黄汗，在气喘如牛下，总算勉强上到一处突出的巨石上。

三人因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甚感疲惫，一见到这巨石，乃不约而同地，停在巨石上调息。

昏茫的夜色下，只见这三人竟是一高二矮，须发皆白的苍老劲装之人。

三个老人竟似早有准备，具穿得滑溜柔软的衣服，显然是水靠或御雨服装，因此，虽在暴雨下，却没见衣裤上，有何别扭之处。

只见那苍老的脸庞上，夹着汗珠与雨滴，稍微令人感觉到有些淋漓的狼狽。

三人在巨石上一坐，竟如万千巨石般，不为那奇大的

风雨威势所动，真是好一身雄厚的内功。

约莫半个时辰过后，只听那瘦长老人，对二矮叟道：

“二位贤弟，再上去就是那南宫老鬼的居处了，虽然在狂风暴雨下，可减少那老鬼的听觉，但我们还是小心为要，以免自陷危境。”

观老人说话神态，显然用了不少力气，才说出这些话，但由于风雨的阻力，故出口之声音，却如常时说话般低沉与轻微。

二矮叟中，一位满面络腮之人也提高嗓子答道：

“盛大哥说得对，以我们天南三怪鹰身份，还需冒这风雨之险，登临这万洋山青石岩，岂能入宝山而空手回，今夜不将那‘阳旗’夺到手，哪有脸面回见林堡主。”

另一人道：“岂只如此，我们今夜真可说是，生死决于一旦，若阳旗不能到手，我看全身而退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

瘦长老人道：“二位贤弟说得对，我们此举实在只胜不许败，但我们以疲累之身，绝无法伏得那南宫老鬼。

因此，上得那青石岩之后，必需先找一隐秘之处，调息一番，先养足元气，然后行事。”

那络腮矮叟面露得意之声道：“我们选得这种无人敢出外的天气，又身怀闻名天下的‘消元媚性草’，就不信那南宫老鬼还能逃得出我们的算计。”

其他二人，大概也有此同感，故均露得意之色。

瘦长老人又道：“好吧！时已不早，我们该再攀上

去了。”

于是三人又起身再往上攀。

风雨不但未见减少，反而愈来愈大，直有山崩地裂之势。

三人援升了一段，又已感到非常累乏，再度发出咻咻气喘之声。

这时，来到一处突出的岩石上，再上去却是倾斜甚大的峭壁，除了那条葛藤之外，竟无可资攀拔的树木，或可资驻足的岩石。

三人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因为这倾斜的峭壁，约有十余丈高，若想上去，只有借这些葛藤之力，方能上去。

但在大雨冲泻与狂飚搜刮下，这些葛藤能够坚牢不断吗？

三人颇为犹疑了一些时候，但这一上去，便是青石岩，难道能够功亏一篑，返身折回山下？

终于那瘦长老人道：“贤弟们，再上去便是南宫老鬼所居的青石岩了，虽然这段峭壁非常险峻，但也只好拚着危险，尽力一登了，惟需特别小心，以免失足。”

二矮叟虽然另有怯意，但满身是胆的老大，既然坚持上去，二人岂能裹足，当下点头答应。

瘦长老人一声：“谨慎！”当先选择一条葛藤，借两手之力攀援而上。

二矮叟也随后如法各抓住一条葛藤，纵身攀升。

由于峭壁向外斜凸，因此三人都无法兼用双足，只凭

双手之力。

因此，身子一悬空，顿被那奇大狂飚，吹得左荡右摆，岌岌欲坠，那情景此时才还惊险何止千万倍。

三人势成骑虎，虽处境甚危，也各自咬紧牙根，凝聚全身真气，继续攀升。

一阵人天之搏斗，那瘦长老人与马姓矮叟，终于先后攀上崖顶。

哪知，他二人刚上崖顶，突闻身后一声凄厉的悲叫。

二人俱各心头大震，伏身一看昏茫之中，只见后来的同伴已然不见，不禁惊得面色大变。

原来这后上的矮叟，因所抓葛藤较细，经不得那阵飘荡，支载不了笨重的躯体，竟然在将临崖缘的刹那，突然中断。

那矮叟就连人带藤跌落山下，那还有活命的可能。

瘦长老人与马姓矮叟一阵兔死狐悲的叹息之后，忙找到一处岩洞隐身。

瘦长老人道：“唉！想不到齐贤弟竟遭不幸，数十年的英名，自此永埋荒山，令人可悲。”

矮叟道：“秦大哥，齐三弟既然壮志未酬身先死，我们更必需奋尽全力，务期夺得那面‘阳旗’，以慰齐三弟亡灵。”

被称姓秦的道：“马二弟说得是，南宫老鬼住处，就在前头不远，我们快点运功调息一番，等下好掩到那边下手。”

于是，二人又是盘坐洞中，调元运气。

这三个老人何以甘冒生命之险，于暴风雨之夕，攀登险峻的万洋山呢？

原来这三个老者，人称天南三鹰，乃是横行江湖数十年，以五毒鹰爪震慑宇内的黑道顶尖高手。

那瘦长老人姓秦名斗，外号毒爪怪鹰，矮叟叫马必跃，外号九头鹰，还有那藤断崖崖，葬身深壑的矮叟，名叫齐三龙，外号追魂鹰。

天南三鹰，艺出藏南一怪五毒叟门下，一身五毒老怪，独步天下的鹰爪功，可说是横扫宇内。

由于三鹰功力既高每战又均三人联手，因此绝少遇到敌手，为数十年来武林道上，赫赫有名的顶尖高手。

天南三鹰自师父死后，闯荡了一阵江湖之后，乃定居于西康打箭炉城郊“金鹰堡”中为食客。

西康金鹰堡，为武林有名的二堡、三观、五院之一。

堡主铁面阎罗林子民，更是武林上脍炙人口的黑道奇泉。

林子民不但武功超凡，为人更是阴险绝伦，奸诈无比，心怀霸图武林，座盟天下之野心。

因此，广招食客，网罗黑道英才，倚为心腹爪牙。

林子民正当用人之际，一闻三鹰之能，乃重金聘请为堡中贵客，曲意奉承，以迎合三鹰欢心。

三鹰在铁面阎罗礼待下，深感其为人乃死心塌地，称臣其下为飞鹰堡出力。

十年前，那人人覬覦的稀世至宝“阳旗”，重现江湖不久，顿时震动了天下武人，个个跃跃心动，欲求得宝。

飞鹰堡主林子民也是志切夺旗的人物之一，不过据传阳旗得主，乃是数十年来，名震武林的第一奇侠，湖海一隻南宫泰时，不禁大感棘手。

湖海一隻南宫泰，无人知其出身来历，也无人知其武功深浅，但从未闻有人能在他一双肉掌下走过三招。

南宫泰虽无门无派，却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绝少露面，但他确是举世同钦，万众公认的宇内第一奇人。

而阳旗既落在这盖代奇人手中，就可想见欲谋夺取，是何等的困难了，何况湖海一隻行踪又是极其飘忽。

林子民虽然知道夺旗之望，可能性甚微，但阴阳双旗所蕴藏的极大秘密，却是莫大的诱惑。

因为双旗一得，不但有意想不到的大收获，而且至宝在身，那君临天下的宏愿，自是水到渠成。

是的，他始终不能忘怀于打听那湖海一隻的踪迹，以便想出夺旗之计。

天南三鹰知悉主人意旨之后，认为自己三人十余年受人礼待，也该显显身手，报答报答主人了。

于是，三兄弟决心离开飞鹰堡，四方查寻南宫泰的行踪。

三人走遍天涯海角，历尽千难万险，才于数月前得悉南宫泰结庐于这湘、赣交界的万洋山中。

三鹰得此佳讯，乃驰回西康打箭炉，报知林子民，并

自告奋勇，欲代主人夺旗。

林子民喜获佳讯，誉跃之余，见三上客欲效力，那不更喜慰万分。

他虽知三鹰之能，可是南宫泰又非凡人可比，乃取出了家传秘宝，珍逾性命的“消元媚性散”，分给三人携带。

“消元媚性散”为宇内著名的毒药，凡人只要略服一丁点，就必迷神乱性，蚀骨消元，不出两个时辰，必然血管分裂，冲血而死。

消元媚性散制炼不易，若非最后关头，轻易不甘施用，为沐氏镇堡秘物。

三鹰虽极自负，但也不敢小视南宫泰，乃分别取了一小瓶消元媚性散，辞别林子民北上江南。

天南三鹰一来深恐那湖海一隻南宫泰的功力绝高，非三兄弟所能敌，再则三兄弟临行前，又向主人拍胸脯担保，为了确保成功，乃想先暗后明，以求稳操胜券。

三人进入汀东之际，正是江南多雨季节。

于是想到趁天雨倾盆的夜晚，从后山登峰，然后掩近对方居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骤施辣手，先予毒散伤那南宫泰，然后现身威胁，下手抢夺。

因此，三人就特制了三套防水服装，特选今夜，冒着狂风暴雨，趁隙潜登万洋山青石岩。

不料，三兄弟目的犹自未曾达成，数十年相依相随的盟弟追魂鹰齐三龙，却不幸葛藤中断，惨遭坠落深壑而

死。

三鹰只剩二鹰，悲痛之余，越发加强二人必得“阳旗”之心。

当下一阵调息，恢复疲劳后，离开藏身岩洞，向湖海一叟住处而进。

今夜的风雨特别大，一连下了数个时辰，竟仍是有增无减，丝毫不停。

二鹰冒着雨缓缓而行，尽找隐秘之处掩护，不过里许，已发现左山腰广场上，两间毗连的茅屋，正是他们的目的地——那湖海一叟的住处。

二人心情顿时紧张起来，各自探手怀中，扣了一把“消元媚性散”，小心翼翼地分别从两旁树木，分别掩近茅屋。

这栋茅屋筑在山径之旁，一处亩许大的广坦草地上，四周疏落落环生着十余株参天古树。

此刻这栋简陋的茅屋，正被那强大无比的狂风暴雨扑打横扫，震得屋顶欲飞，竹梁摇曳，发出吱吱声响，摇摇欲倒。

只是，屋内一片漆黑，从外而望，根本无法看出屋中景物，二鹰一左一右，非常谨慎地，掩到左右屋旁。

二人小心翼翼，不敢弄出破绽，又在暴风雨之际，他们纵有些轻微声响，也被风雨声掩盖过去。

因此，二人临近了茅屋，屋中竟无反应，二人略一迟疑，然后互打手势，各自伏在窗下，扣好毒散，作势欲

掷。

倏地，潜伏左侧屋壑的毒爪怪鹰秦斗，抖劲喊道：“湖海一叟，南宫老前辈请开门，晚辈们特地来访。”

话声甫歇，蓦然从屋中传出一声：“何方朋友，夜临荒山。”声自右屋传出。

话声苍老而带颤抖之音，显然十分激动。

潜伏至右侧的矮鬼马必跃，手一扬，将手中毒散猛朝屋中甩进，半晌才喝声：“老鬼照打！”

毒散乍出，疾地暴退三步，犹未拿桩站稳，又被狂风吹得踉踉跄跄倒退五、六步，与刚好跃过来的大鹰秦斗合在一起，然后双双站住右屋门前，站立虎视。

说时迟，那时快，屋中人突觉心头一阵躁郁，方自一惊，不禁大怒，势在竟先，急步穿窗而出。

他跃出身形虽快，但经狂风暴雨吹打，饶是去势如电，冲力奇大，也被那天然的力量打得身形一阻。

倏地停顿下来，幸而地上满生茂草，才未被滑倒。

从屋中跃出之人，乃是个须发如银，面如古月的老民，一身宽大儒装，已经被雨水淋湿了。

他正是此间的主人，也是名震武林的一代奇人湖海一叟南宫泰。

二鹰一见南宫泰窜身而出，剑目中星光熠亮，不禁暗赞对方，果然名不虚传，好一身精湛的内功。

南宫泰见深夜犯山的不速之客竟是两个高矮不同，但却都是一脸凶相的老人时，不由暗自纳闷，心中暗忖道：

“这二怪老与我素昧生平，何以在此夜深风急雨骤之际，寻上山来？”

口里却冷然喝道：“何方朋友，竟敢深夜闯入，且施用下流手段？”

二鹰乍见对方目若朗星，精神矍铄，对方喝声，竟字字铿锵，沉重异常，透进风雨阻遏，还嗡嗡作响，不禁更惊，陡感

但一想到对方若中自己毒，攻心，功力顿失。

当下秦斗嘿嘿两声干笑道：“尊驾谅必是南官大侠吧？愿兄弟人称天南三鹰……”

南官泰闻言脸色一震，天南三鹰也是西南一带，蹉跎四城乱颤的黑道高手，这三个老怪登上青石岩，显然是志在夺取“阳旗”的。

敢情数年来，南官泰已受过不少次夺旗之辈的干扰。

当下立即截住对方话头道：“原来是名震天下的天南三大侠，还有一位何不请出来，难道……”

话至此，突觉不对，体中竟然燥热异常，心知时才必已中毒，不禁大吃一惊，连忙闭口运气。

二鹰不知有异，见对方言语从容，不似中毒的模样，不由内心暗怯，深恐事难如愿，自招危殆。

毒爪怪鹰狞笑道：“今夜只吾兄弟二人而已，三弟齐三龙并未来此，请放心。”这老怪好骄横，竟是强词夺理。